

刘醒龙——著

燕子红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刘醒龙——著

燕子红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子红/刘醒龙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21-4933-9

I. ①燕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9540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魏心宏

责任编辑: 方 铁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燕子红

刘醒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7 插页 3 字数 369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33-9/I · 3865 定价: 3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

刘醒龙

湖北团风县人，1956年生于古城黄州。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、《秋风醉了》、《大树还小》、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等。出版有《寂寞歌唱》、《痛失》、《圣天门口》等长篇小说十一部，长篇散文《一滴水有多深》及散文集多部，中短篇小说集约二十种。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、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长篇小说大奖等。2011年，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黑夜守望/1

第二章 燕子红/37

第三章 铁屑湛蓝/80

第四章 小城温柔/146

第五章 花开无季/215

第六章 小翱翔/288

第七章 生命放牧/350

后记： 我的工厂，我的青春/423

第一章 黑夜守望

1

只有吃饱了胀死的人——

父亲用力说完这几个字，便开始进入弥留状态。

陈东风唤了几声，见没有反应，心里就紧张起来。母亲生下他后，不等他过完三岁生日便突然死去。母亲死时，陈东风什么也不明白，见父亲抱着湿淋淋的母亲号啕大哭，他习惯地叫了声：我要吃奶！往后的很多年里，这一带的人都在传说这个故事。尽管多数人对这三岁男孩的名字说法不一，故事中真实的人始终是陈东风。三岁的陈东风叫过饿以后，光着脚走到母亲身边，撩开她的衣襟，抓起一只乳房就吮吸起来。他趴在母亲胸脯上时，父亲的哭声忽然停止了。陈东风叼着奶头扭过脸来看了一下父亲，他发现父亲泪汪汪的瞳孔里也有一只又肥又白的乳房。陈东风吸空了一只奶正要站起来，父亲哽咽着说，再吸一只，以后就没有吸的了。母亲的奶水是突击坡的女人中最多的。三岁的陈东风食量已经很大了，也只能吸空一只乳房就叫吃饱了。母亲奶水的充足主要得益于父亲。父亲是突击坡男人中最会干活的，无论什么季节，除了干完生产队里的农活，总能抽空到小河里抓几条小鱼或者上山捕一两只小动物，拿回家让母亲弄熟了吃。陈东风捧起另一只乳房后，慢慢感到那奶水的滋味与先前不大一样，先是嘴里冰凉冰凉，然后又出现一种浓烈的腥味，他有些生气地咬了一下嘴里的奶头。见母亲没动静，他便逐渐加大力气，直到由于用劲太大身子发生抽搐，母亲依然静静地一动也不动。父亲上来将他拉开，他心里还大

惑不解。后来，外婆家的人到了。父亲又开始放声大哭。在一片哭声中，陈东风不断地听到死，以及与死有关的话题——包括水塘。他断断续续地听出来，母亲是早起出门到水塘边洗衣服时失足掉进水里的。当时她正将洗净的衣服装进竹篮，连棒槌都放进竹篮里了，在她挺直身子时，忽然轻轻歪了一下，人便落入水中。母亲死后手中还死死地攥着一把钥匙。父亲说，当时他正在屋后的菜地边砌石岸，想增加一畦地，才没有听见动静，如果不是在屋后，无论在哪儿他都能听见母亲最后的呼叫。外婆将陈东风搂在怀里，唉声叹气地解释，认为这一定是蹲久了，猛地往起站时，血气跟不上去，脑子空了，惹得头发昏脚发麻，自己管不了自己的身子便倒了下去。父亲将母亲头天夜上做剩下的针线活拿给外婆看：有父亲那补了半截的裤子，有陈东风那件差几十针就要完工的小衣服。外婆看着那些没做完的活儿，心疑地问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然，她的女儿绝不会将这活儿留到第二天。父亲脸色有些红，支吾地说是他不好，硬要拖她上床睡觉。他不该让她太受累了。外婆听后不再说话，默默地听着父亲对她说丧事准备如何办。陈东风并不记得自己曾在母亲出殡时，不时地弯下腰去捡路上那没有炸响的鞭炮！他的堂兄陈西风，高中毕业回家种田时，曾写过一篇散文发在省报上，后来还获了奖。文章写的就是他的事。当时，陈东风正在上小学一年级，老师在班上念了这篇散文，同学都明白写的是他，他因此一直不喜欢陈西风。陈东风只记得棺材合盖时，父亲趴在棺材上哭，自己则想着从此再也见不着母亲了该怎么办。母亲下葬时，坟丘堆得很小，三朝那天，父亲领着陈东风去上坟，他看见母亲的坟一下子长高长大了好几倍，新鲜的黄土堆得如同一座小山。父亲在坟前烧纸钱，陈东风无事可做，竟躺在坟堆旁边的草丛中睡着了。在梦中他又看见母亲两只又肥又白的乳房。母亲躺在一处荒野上，奶汁流成一条汨汨的小河。父亲后来告诉他，他当时在草丛中翻来滚去，嘴里不停地叫喊，我不吃饭我要吃奶！陈东风第一次趴在母亲坟上大哭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。那一年他十七岁，那一天，一个名叫方月的突击坡姑娘出嫁到城里。方月的丈夫就是陈西风，两人年龄相差正好也是十七岁。那一天早上，陈东风看见县

阀门厂的一辆东风货车轰隆隆地驶到方月家门前，车上下来的一群人，口口声声地说，他们是来接厂长夫人的。方月的家人都是眉开眼笑的，一个个忙不迭地招呼人将嫁妆往车上抬。陈东风以为方月一定不高兴去给死了老婆的陈西风做填房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她父母强行包办的。陈东风推说肚子疼没有去上学，非要看到方月的愁眉苦脸才放心。正午时，陈西风坐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回来，后面还跟着一辆一模一样的桑塔纳轿车。陈东风好不容易等到方月被伴娘挽着走出来，谁知方月竟没有丝毫不高兴，脸上反倒漾满幸福的如愿以偿的笑意。方月一笑，陈东风便呆了。眼睁睁看着两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在旋风中飘然去远，他一个人跑到母亲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。陈西风和方月家是同时办的酒宴，父亲去了陈西风家，将方月家留给陈东风。他本不想去，但不知怎么还是去了，并喝了不少酒，没等出方月家大门，人就醉成了一摊烂泥。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方月的闺房里，他一伸手就摸到一根长长的头发。方家人进来看时，他又装作睡着了。天黑以后，父亲来接他。他闭着眼睛听见父亲请方月的母亲帮忙留个心，有合适的姑娘就给介绍介绍，东风也到谈婚嫁的年龄了。方月的母亲则开玩笑说，自己若再有个女儿，一定会许给东风。陈东风睡在方月的床上不肯睁眼，父亲弄不醒他便想将他背回去。好不容易将他弄到背上，又不得不放了下来。父亲叹口气说自己背不动儿子了。父亲的衰老应该是从这一刻开始的，或者说，陈东风是在这一刻里发现这个秘密的。陈东风独自在方月的床上睡了半夜后，浑身上下开始燥热起来，他想到陈西风的新房里这时候客人一定走光了，陈西风一定开始对方月动手动脚了，方月真的那么乐意像小猫小狗一样偎在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怀里吗？陈东风找不到答案，他再也睡不着。翻身下床，开门就往回走。进屋后，却没有见到父亲，他懒得去找，倒了杯水喝下去定定心气，忽然听见屋后的山坡上有动静。陈东风出门绕到屋后，一见那身影就知道是父亲。父亲手中的锄头举得很高，落下时却不怎么有力，锄头与沙石相碰撞时产生的火花也很微弱。父亲这时刚刚五十岁出头，正是好干活的年龄。然而，陈东风又一次感到父亲已经衰老了。他走拢去问父亲，这晚了挖这山地干什么。父亲

说他想多种一些茯苓。陈东风觉得家里的日子已经不错了，劝父亲不要太劳累。父亲扶着锄头歇了一会儿，朝着月亮憧憬地说，他要在陈东风满二十岁时，为他盖一所新房子，然后就再用一年的时间为他找个好妻子。父亲特地补充一句说，一定要找一个同方月一样好的姑娘。陈东风知道父亲已看破自己的心事，红着脸往回走。睡在自己床上时，陈东风想起了方月床上那根长长的头发。父亲回来时他还没睡着。天一亮他就去敲方月家的门，他谎称自己的钥匙可能掉在方月的床上，进屋去装模作样地找了一番。方家的人一直在旁边站着。陈东风分明看见那几根长发仍在枕边，却没有勇气拈到手里。后来他不得不又一次说谎，说自己需要一个手电筒或者火柴，看看钥匙是不是掉到床底下了。方家人转身拿来一盒火柴，陈东风趁空将两根长发捏到手心上。此后陈东风一直想买一本好书，将两根头发夹在里面。他在学校旁边的书店里挑了几天，最后选中了法国作家左拉的《萌芽》。现在，那本书就在自己的枕边上放着。方月是“三八”节那天出嫁的，三月十日三朝回门。这天学校里搞单元测验，所有学生都不准请假，陈东风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，试卷做得一团糟。天黑以后，陈东风回到家中想从父亲嘴里听到一点消息，可是父亲只顾吧吧地抽着旱烟，全神贯注地摆弄那根烟管，一会儿往里添烟丝，一会儿又叭叭地往外磕烟灰，就连学校考试的事也不开口问一声。然后开始吃饭。父亲吃饭速度之快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，如果没有酒，三大碗饭下去绝对不需要五分钟。这种习惯是母亲去世后形成的，为了多挤出些时间来干活，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咀嚼食物时的那份享受。父亲总是在省下来的那些时间里，分别干完喂猪、洗衣服、挑水和扫地等家务事，因此那些来家里的陌生人总不相信这所屋子里没有女人在操持。从前住的那三间老屋里，没有一处不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正厅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。奖状的样式虽然不一，文字几乎是一致的，每一张上都少不了“劳动模范”四个字。那些由奖状联系起来的连贯岁月，在搬进新屋之前两年中断了。父亲第一次空着手从村里的年终总结会上回来时，脸色苍白，他望着墙上那一大片陈旧的奖状，喃喃自语，说怎么将劳动模范改成赚钱模范了呢！隔了好几天，

陈东风一早起床，看见父亲捡了一筐还在冒热气的猪粪，一边往粪堆上倒一边说，你母亲最喜欢我的奖状，今年没拿回奖状，她一定认为我变懒了，我死了还不好同她讲清楚……

父亲嘴角动了一下。

陈东风以为父亲要说什么，赶紧将耳朵贴过去。

听了一阵，一丝声音也没听见。他忽然觉得，一定是父亲看见母亲站在那高高的坟丘上招手迎接他了。

2

黄昏时，天上下起了小雨。

水电站还没有送电。

陈东风点起一盏油灯，屋里亮了一些，外面却更黑了。灯光下的父亲，脸色蜡黄，头发蓬乱，胡子也有一寸多长。母亲死时他太小，一点也记不得人死之际要为其做些什么。别人家死人，除非出殡，父亲总不让他去看热闹。父亲总说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好看的。陈东风觉得的确如此，十七八岁的姑娘来到办丧事的人家，不让笑，不让大声说话，不让唱歌，甚至连鲜艳一点的衣服也不让穿，实在是没有好看的。看着父亲的面容，陈东风总算想到必须马上找一个剃头匠来为父亲整理一下仪表。

陈东风拉开门，在雨中小跑一阵，然后在一座大门前站住，大声叫方豹子。叫到第四声，方豹子从门缝里钻出来问是谁叫他。等搞清楚是陈东风后，方豹子便叫他进屋坐坐别在雨里站着，像个大干部一样不肯进小百姓的门。陈东风说，我父亲不行了，你摸黑帮忙，替我找个剃头匠来。方豹子连忙啊了一声说，我拿把伞就去找。

陈东风转身刚走几步，方豹子隔壁的门开了。方月的母亲出现在门口，大声问，东风，你说谁不行了？陈东风说，没有谁，是我父亲。方月的母亲便立即哽咽起来，不成句地说，这么好的人，才五十多岁，怎么说不行就不行，连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吗？陈东风说，我怀疑他是癌症。方月

的母亲这时已哭出声来。

陈东风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方月的父亲在屋里骂起来，哭你娘的头，你是哭我不该没早死是不是？方月的母亲小声分辩说，我是那么狠心的女人吗？方月的父亲说，我死时你一定不会哭只会笑。方月的母亲说，求求你，别自己咒自己。

人一死万事方休。陈东风听见一处窗户里有人极深奥地叹息。

回到屋里，他顾不上擦去身上的雨水，先去父亲屋里伸手试了试父亲的鼻息。他明确感到手掌上有一丝热气在吹拂，这才放心地进到厨房里给自己弄点吃的。天下雨，松毛针有些发潮，划了三根火柴才将松毛针点燃，刚塞进灶膛里，又熄了。反复两次都没成功，陈东风起身到自己房里，想找一张废纸助燃。无意之中，他又触到那本《萌芽》，便忍不住翻开，看着夹在 516 页和 517 页之间的两根长发出神。

外面刮起了风，屋脊被吹得呜呜直响。

陈东风莫名其妙地想着一个问题，县城里也刮大风下大雨吗？

方豹子忽然在外面叫门。陈东风放下手中的书，开了门让他进来。见方豹子身后无人，他忍不住探头看了看雨夜，然后问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，剃头匠呢？方豹子说，我这就去！又说，我是来拿手电筒的。陈东风说，你不是有把新的吗！方豹子说，我拿着正要出门，被老婆夺了去，说是帮人跑夜路就得用人家的手电筒。她心疼电池，一年之内涨了三次价。陈东风从枕边拿手电筒时，顺便让手指从《萌芽》光滑的封面上滑过。

手电筒在方豹子手中晃动一下，射出一道雪白的光柱。方豹子说，是上次同我一道买的，还是又买了新的？陈东风说，上次买的。方豹子说，你可真会节省，我那婆娘夜里放个屁，也要用手电筒照。

方豹子走后，屋里又变得寂静无声。

陈东风将灶火燃起来，往锅里放了一瓢水，却不知弄点什么吃。想了一阵，才决定煮一碗面条。他打开后门，摸黑到菜园里掐了几根葱，他抬头看了看，整个突击坡一片漆黑，只有几处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。面条煮好以后，陈东风来到父亲床前，虽然明知不会有回答，还是机械地问，

爸，你想吃点什么？父亲一个星期以前就水米不进了，可他仍然要每天问上三次，不如此就觉得心里难受。父亲没有回答。他便说，你不想吃，那我就先吃了。父亲依然不会回答。

回到厨房，陈东风将面条盛进碗里扒了两下，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，便想要点辣椒酱。打开碗柜，这才想起辣椒酱又吃光了。父亲发病一个月，他已经吃了四瓶辣椒酱。没有这辣东西，他就吃不下去饭。

陈东风开了门，又去方豹子家。听说是借点辣椒酱，方豹子的妻子忙说没有，她说方豹子是个辣椒虫，有事没事总爱弄一口尝尝，就是开一座酱厂也供应不上。她小声告诉陈东风，隔壁方家有上好的辣椒酱。

陈东风犹豫了一阵，才拿定主意去敲方月娘家的门。

敲了两下，又叫了两声，方月的母亲终于出来了。陈东风不好意思地小声说，我吃不下饭，想借点辣椒酱开开胃。方月的母亲叹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往里屋走。这时，方月的父亲在房里问，谁来了？方月的母亲说，隔壁的，借点盐。方月的父亲哼了一下没有再问。一会儿，方月的母亲抱着几个瓶子走出来，小声说，这是月儿上次带回来的，两瓶蜂乳你爸能喝就给他喝，不行你就喝了，别把身子耽误了。辣椒酱是湖南产的，特别辣，可能管的时间长一些。说着，她提高嗓门说，谢什么，一点盐就别还了，现在不比过去，一匙盐算什么。

陈东风回到家里，一试那辣椒酱，果然味重，三下两下就将一碗面送进肚子里。不吃快不行，那辣味叫人受不了。让陈东风简直无暇联想到方月或别的什么。

陈东风将蜂乳拿到父亲房里，对着父亲的耳朵说，这是方婶送给你的蜂乳，你想尝尝吗？他看见父亲的嘴唇哆嗦了一下。他又问了一句，你想喝点吗？父亲没有做声。陈东风用汤匙装了一点蜂乳，送到父亲嘴边。然而，父亲双唇紧闭，任凭蜂乳在脸上缓缓流过。

蜂乳的流淌很慢。陈东风用舌头在汤匙上舔了舔，一股清甜立即溶进全身。他忽然想到，方月结婚三年了，怎么还没有生孩子呢？

剃头匠来之前，陈东风在父亲的床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油灯里的油快烧干了，在窗外的风声暂时停歇的瞬间，发出一种幽幽的声音，极像是父亲在轻轻地叹息。陈东风很愿意这是父亲的声音，他已有十个小时没有分辨出从父亲的生命中发出的声音或动静了。高空风继续猛烈地刮着，一阵一阵的，能清楚地听见它是从荒凉的山冈上向突击坡扑过来的，像千军万马冲过来一样的脚步声。开始时很急促很尖锐，但很快就有一个停顿，这是因为它们从山冈上猛刮过来时，顺坡而下冲得太快，一下子栽到山下的河床中，不得不翻过身打个回旋，让风头重新昂起来。随后的声音就比较平缓，几百亩的田野上，庄稼长得正旺，绿油油柔软地铺在风的身子下面，颇像男女交合那样，激荡酣畅又充满柔情蜜意。几年前，一到刮风的季节，父亲便熄了灯，和衣偎在床头，整夜整夜地听着这生命流淌的声音，每当听到这一节时，父亲总是反反复复轻轻唤着两个字：玫——瑰。陈东风并没有把握确定父亲唤的就是这两个字，他觉得也许是另外两个字：梅——桂。如果是后两个字，他相信这一定是女人的名字。果真如此，陈东风又有拿不准的了，它究竟是一个叫梅桂的女人的名字，还是一个叫梅、一个叫桂，两个女人的名字？母亲的名字里面是有一个梅，那么“桂”又是谁的呢？突击坡那些与父亲年纪般配的女人，下辈人很少知道她们的名字。吹过了那一大片田野，风声忽地一下就没有了，因为它们遇上突击坡前面的一道黄土冈。黄土冈像翘板一样，一下子将风撩向高处，待再落下来时，刚好擦过突击坡人家的瓦脊，呜呜地干巴巴叫上一阵，却怎么也落不到地上。

现在，风又开始从山冈上往下冲了。

电还没有来。外面很黑，像是一个揭不破的谜语。风是小孩，猜了半夜还没猜出来，便急得哇哇乱叫，既是撒娇，又是要赖。

黑夜之中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，突击坡一概不顾不管，只顾在风声中呼

呼酣睡。

陈东风终于让身子动了一下，他将父亲的旱烟管添了一撮烟丝，然后放到父亲的鼻尖下面。他说，这是上好的烟丝，别舍不得抽。房子已经盖好了，娶媳妇的事我自己想办法。过了一会儿，陈东风将烟管拿回来，磕下烟丝，换上一锅新的。他一锅锅地换下去，一直换到第十锅。父亲倒床不起后，总是抽够十锅就歇下来。

这时，电灯刷地一下亮了。突击坡小小地骚动一下，随之又安静下来。陈东风下意识地欲吹灭油灯，又猛地止住，回头看看父亲，心里忍不住阵阵酸楚。家里有人病重，屋里的灯是不能吹灭的。父亲刚病倒时，还满怀信心地说，最多三五天就能好，连药也不用吃，回头种完这一季茯苓，他就张罗给儿子娶媳妇，明年这个时候他就有孙子抱了。到了第五天，父亲硬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，上到后山，将茯苓地四周的排水沟疏通一遍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劳动。父亲拄着锄头一边大口喘气，一边对陈东风说，人活着就要劳动，能劳动才能说是活着。父亲一生中没懒过一天，能说出的经验却只有一句话。这句话也的确像是父亲在作自我总结。一回到家里，父亲如同耗尽所有精力一样，再也没有离开枕头，站到地上。

方豹子终于回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大声咋呼，这路又远又难走，两节新电池都快用光了。方豹子将手电筒朝墙角上照了照，果然只有一点暗红光亮。

剃头匠在门外收了雨伞，往里走时，方豹子介绍说，师傅姓马，住在冈那边，离这儿有十几里路。

陈东风忙给他俩递香烟倒茶。剃头匠马师傅到里屋看了一眼，回头吩咐陈东风烧一锅热水。陈东风连忙照办。他蹲在灶后面，方豹子凑过来说剃头匠马师傅如何的难请。他先跑了两家，那两个剃头匠都不肯来，任凭方豹子怎么说没问题人一时半刻死不了，只是病久了样子难看，才想将胡子头发剃一剃，理一理。剃头匠却认定这么晚来请，肯定是人已不行了，他们不会上当受蒙蔽。方豹子无奈只好跑第三家，马师傅开始也不肯来，他倒不是为了别的，主要是年纪大了，外面又在刮风下雨，恐怕路上摔

跌。后来，方豹子说出了陈东风父亲的名字，马师傅吃了一惊，说陈老小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才五十多岁，怎么这样快就要走呢！他一边答应来，一边说，换了别人哪怕县长省长他也不剃这个头。方豹子说，可见你父亲口碑极好，你也大方一点，回头完事时，多给他一些工钱。

陈东风点头时，马师傅踱了进来问，老小初起病时，请医生看了没有？陈东风说，一开始就请镇上的医生看了，说是风寒，就没当回事。后来病重了抬到县里，一下子就变成了癌症。马师傅问，确诊了没有？陈东风说，没有，只照了一下B超，B超说是的，肺上有一大块阴影。医生让做进一步检查，父亲不让，说他自己知道，肺是叫烟熏的。医生也没勉强，说是癌症，确不确诊都是死，不是癌症，确不确诊都死不了。于是就回来了。

方豹子不想听他们说话，在一旁打瞌睡。

见水已烧热，马师傅用脚尖将方豹子弄醒，让他给陈东风帮忙。陈东风将热水舀到脸盆端进房里。马师傅正在往外拿刀剪和推子，并要方豹子用被子将陈东风的父亲上身垫高一些。

父亲身子很沉，凉凉的。陈东风倒没事，方豹子乍一接触时，双手像摸着蛇一样缩回去。

马师傅拿着刀子伸到病人面前比试了一下，说，没事，还能照见影子呢！陈东风和方豹子果然都从那镜面一样的刀片上看见了人影。

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将陈东风的父亲摆好姿势。马师傅走拢去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钱，塞进陈东风父亲的口袋里。方豹子要拦他，说人还没断气，怎么能给纸钱呢！马师傅说，万一一边做时一边就断气了呢？方豹子还想说话，陈东风没让他再说下去。

放好纸钱，马师傅冲着病人说，陈老小，好兄弟，待会儿我要是手重了，不小心让刀子割着你，可别怪我。你这活儿难做呀，你要的是一劳永逸，这次做了要管永生永世。而且，你福气高，躺在床上不动，我这个下贱人要爬上爬下地照应你。往常你只是坐着，因为你的福气到了，我也只好认了。可我是六十多岁的人，比你整整大十岁，从年纪上看，我也不会

有意得罪你，扎一下，碰一下，你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多包容老伙计一点。说完话，马师傅爬上床去，半趴半蹲地摆好姿势，陈东风和方豹子伸出双手，分别支住他的腋窝和腰肢。

推子一下一下地咔嚓作响，剃头匠马师傅不停地同陈东风的父亲说着话。他说，老小哇老小，你这一生就这么个坏脾气，不爱理发剃头。那一年在西河水库工地上，你当突击队长，手下三十多人，全学着你，三个月不登我的门，一个个长得像是八十岁的老头子，胡须头发真能一把抓，你当时说的一句话全县的人都晓得，你说大坝不修好就不找剃头佬。梅兰芳蓄须明志为抗日，你蓄须只是想多干点活。可现在的人，一个星期上一次发廊，搞得油头粉面的，就是不想心思干活劳动。我的几个徒弟，在城里开发廊都发了财。可是，我查遍了古书，古人中从没有过剃头匠能发财的。说实话，过去剃光头的人最能干活，可现在路上跑的那些青皮光头都不是正经人，还有那些头发弄得像女人的男人，那种模样，哪会在干活上下工夫呢？

马师傅换上剪子继续说，那一次，北京来人要拍你们突击队的电影，指挥部命令你们将头发和胡须剪短。结果三十多人都要剃成光头，要不是领导发现早，阻止得及时，我可真要发一笔小财。虽然你们都留了半寸长的头发，可我还是将从你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拿去卖了五块多钱。现在五元钱不值什么，那时可是了不起的收入，我用这五元钱给小儿子找了一个好媳妇。

马师傅又将剪子换成刀子，嘴里依然没有停。他说，哎呀，当官的不喜欢大家说今不如昔，可这个今就是不如那个昔。当年你那么拼命地干，心里图的什么？就图那个披红戴花，开会坐在台上。西河水库大坝那么高，那么长，几个月时间就修成了。餐餐半斤米饭一吃，上了工地人就像老虎豹子一样，板车上的土堆成山，仍然拉着跑得飞。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那才叫火热的劳动。现在这叫什么景象，四处冷冷清清，庄稼越种越瘦，田地越种越硬，年轻男人成年累月在外面浪荡，种田的不是女人就是老人，谁会骗人骗钱谁当劳动模范。老小呀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人种真要

退化哟！前两年有个顺口溜：责任制，好虽好，就是钱眼太大了，都想躺着当财主，精神蔫了不得了。我晓得这是你编的，可没有出卖你，上头问过我，我跟他们胡扯，说这诗写得挺押韵，一定是大诗人创作的。

马师傅突然停住不说，他用剃刀反复照了几下，深深地吸口气，再长长地吐出来。他飞快地在眼前的那张脸上刮了十几下，再用手指在下巴等处试了试，然后示意好了。陈东风和方豹子将陈东风的父亲摆正位置在枕头上放好。马师傅收拾剃头工具，走到床前轻轻鞠一躬，嘴里说，陈老小，好兄弟，你走好，见着弟媳妇代我问候一声。

方豹子一脸狐疑地问，马师傅，他不行了吗？马师傅点点头。方豹子又问，你那刀子照不见他的人影了？马师傅将剃刀递给方豹子说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方豹子看了半天，然后将剃刀递给陈东风。陈东风反复照了几遍，果然已照不见父亲的人影了。马师傅说，你父亲的魂已经走了。

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陈东风沉默了一阵，转身到厨房给马师傅和方豹子做了些吃的。

方豹子忍不住好奇，问马师傅哪里弄来这么个宝物，可以照见生死。马师傅说是一个和尚送给他的，那时他才十八岁，有一天路过一座庙，一个痢痢和尚要他帮忙剃个头。马师傅答应了。和尚头上的痢痢又腥又臭，他恶心吐了几次，才将那些长在痢痢缝里的稀疏的头发刮干净。和尚没有给钱，却给了他这把剃刀。他用了几十年，一直以为是一把普通刀，只不过钢火好一些，这个秘密他也是前十年才偶然发现。说着话，马师傅深深地看了方豹子一眼。

吃罢饭，马师傅要回去，方豹子要送他，马师傅不肯，还开玩笑说他是不是想抢自己包里的剃刀。方豹子一下子脸红了，说了不少难听的话。马师傅也不恼，笑一笑后，径直走出门去。

外面仍是风雨交加。

马师傅在黑暗中叫了一声陈东风。

陈东风知是有事，连忙跟了去。

马师傅小声说，方豹子近期内必定有灾，搞不好会是杀身之祸，我注